

紫云轩主人

——我所接触的毛泽东



紫云轩主人

—— 我所接触的毛泽东

王 鹤 滨 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责任编辑 胡建华
封面设计 晓峰
版式设计 冯力
责任校对 李灵

紫云轩主人

——我所接触的毛泽东

王鹤滨 著

•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 7.125印张 147千字

1991年5月第1版 1991年11月第8次印刷

印数 100,001—150,000册

ISBN 7-5035-0404-8/I·3

定价：3.80元

内容简介

本书作者王鹤滨在全国解放前夕及50年代曾任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和生活秘书，并随毛主席参加过许多重要活动。他以特殊经历为本书提供了大量与众不同的珍贵史料。本书采用纪实文体，以生动的笔触及崭新的视角，描绘了毛泽东炽热的情感、博大的胸怀、鲜明的个性和幽默风趣的性格，同时还介绍了毛泽东及其子女们的家庭生活情况。

ISBN 7-5035-0404-8

I · 3 定价：3.8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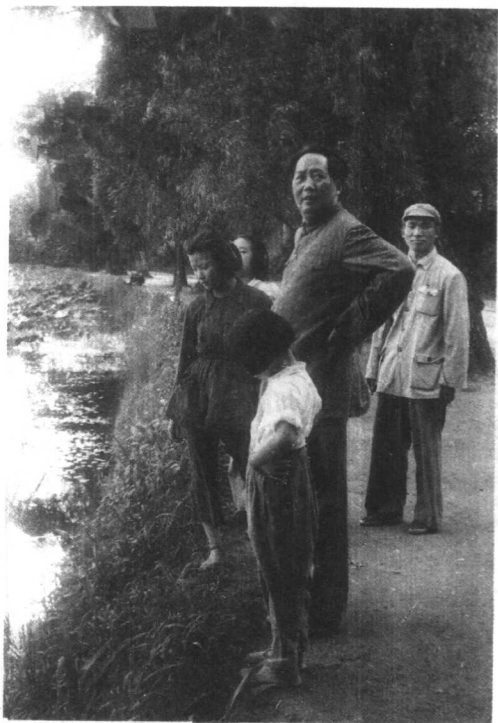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开国大典，
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



一九四九年秋，毛主席与国民党起义
将领程潜（右四）、陈明仁（左三）等游
天坛。右一为陈毅，右五为刘伯承，左
一为粟裕，左五为张元济。



一九四九年，毛主席在北京中南海。



休息时，毛泽东同公安部长罗瑞卿等打扑克。左一为毛主席的次女李讷，右一（站立者）为刘思齐，左四为本书作者。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毛主席视察黄河。右二为杨尚昆，
右三为滕代远，右五为罗瑞卿。



一九五二年，毛主席和农民群众亲切交谈。左三为滕代远，
左四为叶子龙，右一为本书作者。

一九五二年二月，毛主席视察长江时，
在『南昌』号军舰上。左二起：陈毅、
毛泽东、罗瑞卿、张爱萍。



一九五三年五月，毛主席参观
空军航校模型展览。



目 录

双眉初展	1
双眉紧锁忧天下	1
眉展丰泽园	3
大典前后	11
五大书记都是海量	11
毛主席登上天安门	16
十月的焰火	22
紫云轩主人	26
来到毛主席身边	26
菊香书屋	30
毛主席的起居室	34
毛主席的办公室	35
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	37
“李讷病了”	42
不要修缮紫云轩	43
毛主席的日日夜夜	47
三请主席休息	47
主席与我比“规模”	53

毛主席的大衣暖我心	55
“要睡上一觉啦”	58
毛主席的读书生活	60
毛主席的书库	61
以书为伴	62
紫云轩的灯光	64
手书“北京医院”	66
毛主席视察黄河	68
毛主席在徐州	68
毛主席走进农家	71
东坝头亲探鼠洞	76
柳园口惊看“悬河”	79
察看开封古城	81
启动“人民胜利渠”的闸门	82
毛主席视察长江	84
指点哈雷彗星	85
笑谈朱洪武	87
夜宿“长江”旗舰	88
被困黄鹤楼	89
拒绝戴口罩	96
“清贫之举”	100
一双棕褐色的“礼鞋”	100
不赏秋菊食秋菊	104

主席过生日	106
“搞点粗米来吃嘛!”	108
苦菜和苦瓜	111
主席爱吃“门前菜”	113
“再花费那么多就不应该了”	117
入客农家	120
派我回家看父母	120
踏进吴家菜园	123
三伏天郊外“散步”	126
为了中华民族	133
沉痛的回忆	133
听我讲留苏见闻	138
与赫鲁晓夫的争吵	141
等经济好转了再吃肉	143
谆谆教诲	145
毛主席教我搞科学	145
解释“同一性”	150
训练我的政治头脑	154
“也让孩子上上当”	156
送卫士上学	158
战士性格	163
“代我去看看胡乔木”	163
风沙中天坛候客	165

同在一张餐桌上	168
久别重逢	171
情思无限	174
附录	177
毛主席的儿女们	177
毛岸英 毛岸青 李敏和李讷	
毛岸龙和毛岸红 毛远新	
毛主席无暇天伦乐	
毛主席的几位战友	198
周总理和邓大姐 少奇同志	
朱总司令 弼时同志 陈云	
叶帅 贺龙元帅 彭总 徐帅	
写在后面的话	222

双眉初展

双眉紧锁忧天下

当人们翻开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所写的《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时,就会看到一张毛主席的照片——身着灰色的军装,头戴缀有红五星的八角帽,半侧着头,消瘦而英飒的面庞稍向前倾着,在深沉刚毅的眼睛上方,横卧着紧锁的双眉。那是毛主席经过万里长征到达陕北时的形象,这是在沉思着过去和审视着未来的、忧国忧民的形象。这张照片的形象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里,因为在抗日战争初期,当我踏入革命队伍的行列,还没有亲眼看到毛主席以前,这是毛主席在我脑海里唯一的形象,英俊却带着愁容的形象。

我第一次看到毛主席时,那是在1943年的深秋。毛主席来到延安中国医科大学的驻地——柳树店,给全体师生员工作了关于《小米加步枪战胜敌人的飞机和大炮》的讲话。主席的讲话生动、幽默,时时引起听众们情不自禁的笑声,他本人也时时展开笑容,但我注意到主席那锁着的双眉并未展开。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期间,著名的中国美术家罗工柳同志的木刻版画,刻画毛主席在七大作报告时的艺术

形象，也是紧锁着双眉的。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日子里一直躲在峨嵋山上的蒋介石要下山摘“桃子”了。中央军委秘书长杨尚昆同志在延安礼堂传达七大精神时，特别提到毛泽东同志对人民的赤诚胸怀：“当主席讲到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可能还会把战争强加到中国人民头上时说：‘中国人民真是多灾多难啊！’主席的声音哽咽住了，热泪流了下来，全体代表深受感动”。

接着，杨尚昆同志加重了语气说：

“这是多么博大的胸怀啊！”

我们许多听传达报告的同志，顿时也热泪盈眶，被毛主席的伟大情感所感动了。

第二次看到毛主席是在1946年的秋天。我作为中央门诊部的眼科医生，随傅连璋同志为主席检查眼睛。当时正是中国两种命运决战的前夜，我见到毛主席的双眉仍是紧锁着的。

第三次看到毛主席紧锁的双眉是在1948年的初春。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革命的胜利指日可待，而那锁得更紧的双眉或许显示出决战时的疲劳吧！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当时还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就已经胸怀壮志，思想成熟了，他曾自我描绘过：

“身无半文，心忧天下。”

如果从1921年算起，到1949年的8月我看到毛主席的双眉展开时为止，正是这个“忧”字，把他的双眉整整锁了28年！

眉展丰泽园

1949年，盛夏刚过，初秋香山林木葱葱郁郁，松柏苍劲青翠，银杏挺拔茂盛，空气香馥宜人，早晚的香山已带点凉意了。这个季节正是古都自然气候最佳时刻的开始。

中央机关在1949年春天进入北平后，一部分就驻在香山，毛主席当时曾住在一个山坡上的双清别墅，不久便搬进了中南海。为中央部分机关人员服务的“中央门诊部”，也设在香山的脚下，此时称为“香山门诊部”。不过，与延安时代的“中央门诊部”即“兰家坪门诊部”相比，在人事上变化很大了，调中南海工作之前，我是门诊部的支部书记、业务副主任，同时兼眼科医生。

开国大典即将来临，全国各界人民欢欣鼓舞，都沉浸在喜悦、欢乐之中。各界人士的代表正向北平云集而来，中央领导同志为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新中国的建立，夜以继日地操劳着。

8月初的一天，中共中央办公厅行政处的负责人罗道让同志把我叫到办公室，郑重地对我说：

“鹤滨同志，上级决定派你到中南海去做毛主席的保健医生，叫我与你谈谈，看你有什么意见？”说完，他那两只有神的大眼睛注视着我的反应。

这突然的讯息，使我有有点胆怯起来。做毛主席的保健医生是件责任重大的任务，我不由自主地考虑了一下，自己能否担得起这样的重任。在抗日战争、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

泽东的名字已成为人们的希望、理想和依托，人们的崇敬之情是可想而知的；尤其在取得了全国胜利之后，毛主席的健康就成了全国人民的共同财富。我虽然从1941年到1945年学习了五年的临床医学，又在延安中国医科大学毕业后工作了几年，但这几年来的临床工作主要是眼科和一些外科，从保健医生工作的要求来说，如果我做了几年的内科临床工作，再担任这项任务，心里则会踏实一些。然而这项工作是我应尽的光荣任务。于是我说：

“我去，但怕做不好！”由于激动和不安，回答的声音稍带颤抖了，嗓子也觉得发干。

罗道让听到我的回答，他那绷紧的面孔才舒展开了。这时他从衣袋里掏出香烟来，抽出一支伸到我的面前：

“鹤滨同志，你吸吗？”

“不会！”

罗道让同志点燃香烟吸了一口，微笑着说：

“就去吧！在毛主席身边工作是个极好的学习机会，只要踏踏实实、兢兢业业，就一定会把这一重要任务完成好。”他鼓励着我，又尽情地深吸了一大口烟说：

“你先去吧！我们也要去的，咱们还会在一起工作。”听口气，他也得到了去中南海工作的调令。最后他又嘱咐道：

“你进城去找傅连暉同志，他会具体向你交代任务。”

傅连暉同志是我的老领导。延安时期他在军委卫生部任副部长，兼管中央领导同志的保健工作。1945年9月，我被调到军委卫生部医政科作科员，兼任中央门诊部的眼科医生。可能因为我是当时中央卫生机关中唯一的眼科医生，便

常常跟随傅连璋去给中央领导同志看眼病，这样我就成了非专职的、不固定的保健医生，傅连璋也就成了我的业务上的直接领导和朋友。

当天下午，我便进城去找傅连璋。

我来到傅连璋同志办公和居住的地方——弓弦胡同2号，当我走进他的办公室时，他高兴地站了起来，示意我坐在他写字台的对面。没有什么寒暄，他带着微笑，恳切地说：

“鹤滨同志，派你去给毛主席做医生，责任重大，出不得半点差错，工作中不能粗枝大叶，遇到问题要多和我联系、商量。目前担任中央首长医疗工作的同志还很少，你还得要兼管其他几位书记的保健工作，以后再配备人员。”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表示对我信任、器重和拜托地说：

“鹤滨同志，你是我派到毛主席身边去做医疗工作的第三位了。”听后，我想了解一下我的两位前任是谁，于是问道：

“那第一个和第二个医生是谁？他们现在在什么地方工作？”我的提问引起了傅连璋沉痛的回忆，他带着惋惜和怀念的神情说：

“我向毛主席派去的第一位医生是我的女婿，他和我的女儿在反AB（AB是反布尔什维克的英文字母缩写）团时，被当作AB团分子错杀掉了！”听到这里，我的心突然抽搐了一下，呼吸道好象被阻塞住了，我俩都被凝固在沉痛的气氛中……

令人难以理解，党内斗争有时竟会这样残酷，如果不是毛主席扭转了党内的“左”倾路线，不知道会发展到什么样的